

历代小说笔记选

(清·第一册)



历代小说笔记选

(清·第二册)



历代小说笔记选(清·第二册)

江畚经 选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原出版者: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75印张 1插页 175,000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220册

书号 10111·1453 定价 1.25元

歷代小說筆記選目次

清

第二冊

笑笑錄 一百二十八則

消夏閑記摘鈔 五十則

聽雨軒筆記 三十八則

西清筆記 四十三則

蜀碧 三十九則

明齋小識 一百零四則

新齊諧 三十五則

續新齊諧 三十二則

茶餘客話 五十八則

履園叢話 一百十三則

目次

獨逸窩居士
顧公燮
清涼道人
沈初
彭遵泗
諸聯
袁枚
袁枚
阮葵生
錢泳

笑笑錄

清獨逸窩退士

相馬

元宗好馬擊毬。內廐所飼。意猶未適。謂黃幡綽曰。吾欲良馬久之。誰通馬經。幡綽奏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語究其旁學。不聞通馬經。爾焉得知之。幡綽曰。臣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知必通馬經。上笑而語他。松窗雜記

擣鞋

鄭仁凱爲密州刺史。有小奴告鞋穿。凱曰。阿翁爲汝經營。有頃門夫著鞋者至。凱廳前樹上有鴛巢。鴛啄木也。遣門夫上樹盜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著鞋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朝野僉載下同

入匱 偷袋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窗接入。鎮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匱中。藏令奴曰。牢拿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人入京。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用。或問其故。答曰。鑰匙尙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

逆風不張帆

杭州參軍獨孤守思。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不得張帆。衆大哂焉。

牛宏

隋牛宏爲吏部有選人馬敞者貌陋宏難之側臥食果子嘲敞曰常聞扶風馬爲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敞應聲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駒今見隴西牛臥地打草頭宏驚起遂與官驅驢宰相

王及善才行庸狠風神鈍濁爲內史時人號爲鳩集鳳池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雙驢入臺終日追逐無時暫舍時人號爲驅驢宰相

凍豬肉

姜晦爲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曾無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座主無文章案後一腔凍豬肉所以名爲姜侍郎

煮熟狗

秋官侍郎狄仁傑謂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火旁犬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

非錢不行

鄭愔爲吏部掌選賊汙狼藉有選人繫百錢於靴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然乍可死

杭州刺史裴有傲疾甚令主簿夏榮看之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須早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危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在身無病榮退曰使君命有三婦若不

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亡，敝更娶二姓。

見屈原

敬宗時，高崔巍喜弄痴，帝令給使，撩頭水下，久而出之，問何所苦。答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無道，乃沉汨羅。』汝逢聖主，何爲來？」帝大笑，賜物百段。

獠面

賈嘉隱七歲，以神童見召。時長孫無忌徐勣於朝堂立語，徐戲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徐曰：「此槐也。」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長孫曰：「汝不復能矯對耶？」曰：「鬼配木，何煩矯對？」徐嘆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曰：「胡頭尙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徐狀胡也。

金牛御史

周洛州司倉嚴昇期攝御史巡察江南，嗜水犢肉，所至烹宰極多。凡大小事入金則弼，到處金銀爲之踊貴。江南人謂之金牛御史。耳目記。

蹲鴟

張九齡知蕭昊不學，故相嘲謔。一日送芋，書稱蹲鴟。蕭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座大笑。諧笑錄下同。

狗枷

江夏王性愛古物，常就朝士索之。侍中何勣恨其徵求不已，嘗出行，見狗枷犢鼻，命左右取歸，以箱擎送。

箋曰。承求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顧愷之

顧愷之痴信小術。桓元嘗以柳葉給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引葉自蔽。元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己。珍重之。

米中有石

魏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往往石發。乃有熱者。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有一人臥於市。宛轉稱熱。衆怪問之。答曰。石發。衆曰。君何時服石。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發。衆大笑。

所出同

孫權使太子嘲諸葛恪曰。元遜食馬矢一石。答曰。請令太子食雞卵三百枚。上問恪曰。人令君食馬矢。君令人食雞卵。何也。答曰。所出同也。

牛羊下來

侯白好俳諧。一日楊素與牛宏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

取水煎茶

鄭光業策試。夜有同人突入。吳語曰。必先必先。可相容否。光業爲輟半鋪之地。其人曰。仗取一杓水。更託煎一碗茶。光業欣然爲取水煎茶。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啟謝曰。旣煩取水。更使煎茶。當時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俄爲後進。窮相骨頭。

方干

方干瘦而脣缺。性好侮人。嘗與龍邱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改令誚之曰。措大吃酒點鹽。軍將吃酒點醬。只見門外着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大吃酒點鹽。下人吃酒點鮓。只見手臂著襴。未見口脣開袴。

裴相遇客

裴相爲宣州觀察。朝謝後閑行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諸公同遊。自慈恩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水次。裴與諸人憩於旁。中有黃衣者飲酒軒昂。笑語輕脫。裴稍不平。問曰。君所仕何官。對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復問裴曰。押衙所仕何職。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奔而去。一席大歡。後左右訪於吏部云。廣德縣已請換羅江令矣。宣宗在藩邸。聞之。常與諸王用爲笑樂。及即位。裴爲相。書麻回頭謂左右曰。諾即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死後出家 死後休妻

丞相王公之夫人鄭氏。奉佛至謹。臨終囑曰。死願得落髮爲尼。及死。公奏乞賜法名師號。歛以紫方袍。王荆公之子滂少得心疾。逐其妻荆公爲備禮嫁之。好事者誚之曰。王太祝生前嫁婦。鄭夫人死後出家。又工都侯叔獻妻悍戾。叔獻既殂。兒女不勝其虐。詔離之。故好事者又曰。侯工都死後休妻。

鄭村水牛

許蘇州嗣之。齋驤富於財。以貨入官。士大夫笑其肥碩。呼爲蘇胖。余嘗與希顏談及之。雷曰。頗聞夜僵水牛之說乎。余對不知也。雷曰。昔東坡生一夕眉山草木盡死。今蘇胖生一夕鄭村水牛盡死也。

不曉人事

李長源雖高才，然不通世事。傲岸多怒，交游多畏之。李欽叔嘗云：長源上頗通天文，下粗知地理，中間全不曉人事也。

宰予晝寢

政和中，舉子試經義，周禮題禁宵行者，一生答義甚列，宵行之害，未云故。先王命司寤氏立法以禁之，不然，宰予晝寢，何以得罪於夫子？學官喜其論而不曉宰予之說，因召而問之，乃曰：晝非寢時，宰予正晝熟寐，必是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學官大笑。

尋常百姓

陳輔之，自號南郭先生，嘗謁介甫，不值，留詩壁上，曰：北山松枿未飄花，白下風高麥腳斜。正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介甫見之，笑謂龔深之曰：此郎以我爲尋常百姓矣。

依卿所奏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乞誅之以謝天下。是時滕元發爲起居注，侍立殿中，既歸，廣淵來問。早來司馬君實乞斬某，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嘲王安石

劉貢父與介甫爲故交，荆公嘗戲拆其名曰：劉攽分文不值。貢父亦拆安石字曰：失女便成宕，無六真是妬。下交亂真，如上交誤當。荆公歎賞而心銜之。

催妝

頃歲兒女合卺之夕，壻高坐催妝賦詩爲常禮。後皆略去。京師貴游納壻，類設通衢，忽聞岳父母笑曰：「我女如菩薩，却嫁個麻胡子，謂多髯也。」迨索詩，乃大書曰：「一雙兩好古來無，好女從來無好夫，却扇捲簾明點燭，待教菩薩看麻胡。」

太傳是誰

齊書張敬兒傳：「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傳有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傳是誰，吾不識也。」

大廝國寺

世多言樂天用相字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然北人大抵以相作入聲，至今猶然，不獨樂天。老杜云：「恰是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亦從俗聲讀，乃不失律。俗謂南人入京師，效北語，過相藍輒讀其勝曰：「大廝國寺，傳以爲笑。」

乞和六如

靖康元年，遣李鄴如虜軍求和，鄴歸，盛誇虜強我弱，謂虜如虎，使馬如龍，上山如猿，下水如獺，其勢如太山，中國如累卵。時號李鄴爲六如給事。宣和遺事

少陵可殺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至少陵妙處，輒醉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

在隣壁聞之。徧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殺爲誰。曰杜少陵。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鶴林玉露

尤楊雅謔

尤梁溪延之。博學工文。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楊爲秘書監。尤爲太常卿。同爲晉宮寮案。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垂謔。尤出對曰。楊氏爲我。楊應曰。尤物移人。楊戲呼尤爲螭蜥。尤戲呼之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尤曰。秘監錦心綉腸。亦爲人所食乎。楊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恨無腸可食人。一坐大笑。後閑居。書問往來。尤則曰。羔兒無恙。楊則曰。彭越安在。楊又寄詩曰。文戈却日玉無價。寶氣蟠胸金欲流。亦以螭蜥戲之也。

土之皮

王荊公問東坡。何以謂之坡。蓋土之皮也。坡曰。然則滑字豈水之骨耶。

胡廬

胡銜廬祖舉。在翰林。章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傳語。胡廬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廬。

禪鑽

呂申公喜釋氏之學。爲相務簡靜。罕與人接。惟談禪者多得從容。於是後進皆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隋僧齊粥談說性理。覲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云。却掃編下同。

獨樂園

趙陵子德進晚節益不喜仕。築室南都城北。雜植花木。日居其間。鄉人謂之獨樂園。然晚復再娶。年頗相懸。劉待制器之戲曰。豈有獨樂園中。乃有少室山人乎。

渺小詩

張又爲率性齋長。動以禮法律諸生。同舍多不平者。莆田林叔躬。輕薄士也。作詩賦各一嘲之。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叉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爻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強出些。蓋張甚渺小耳。可謂曲盡形容。

家書

有士父使從學。月與油燭一千。其子請益不可。子以書白云。所謂焚膏繼晷者。非爲身計。正爲門戶計。且異日恩封庶幾及父母耳。有如客小費。則大人承事娘子孺人。遼乎邈哉。聞者絕倒。

毋逝我梁

會稽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有姬美艷能歌。時出侑酒。梁縣丞者因與目成。馬殂。姬遂歸梁。一日觴客。陳無損益之在坐。酒酣。舉杯酌梁曰。有儷語奉上。即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坐呼笑。而主人慄然未幾。梁亦死人。尤無損之戲。然聞者亦可以警也。

贈姜詩

有人年七十。方買姜饌客。東坡過之。遂乞詩。坡問姜年。曰三十。乃戲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

年。

嘴尖

詹大和堅老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乃祈憐於少卿李傳正。端初曰。某遠方舉人。不幸抵此。祈公憐之。端初揆俚語曰。子嘴尖如此。誠奸人也。乃困辱之。已而榜出。奏名得釋。後不相聞者十餘年。堅老代端初爲淮南轉運。相見各叙平生。端初已忘前事。而頗省其面目。因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邂逅耶。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故心未平。答曰。風采非某所自見。但不知比往日嘴不尖否。端初愧怍而悟。不若闔之。

錢昂治郡有聲。帥秦州時。童貫初得幸。爲照河措置邊事。恃寵驕倨。獨昂未嘗加禮。昂短小精悍。老而矍鑠。一日赴天甯待貫之來。久之方至。昂曰。太尉來何暮耶。貫曰。所乘騾小而難騎。動必跳躍。適方欲據鞍。忽盤旋中庭甚久。以此遲遲。昂曰。太尉之騾。是雌耶。雄耶。貫曰。雄者也。昂曰。旣爾難奈。何不若闔之。貫雖怒而無以報。後用事。乃遷責之。

假淚

安鴻漸有滑稽才。而懼內。婦翁死。哭畢。孺人呼入幕。語之曰。汝哭何以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戒曰。來日早臨。定須見淚。漸唯而出。來日以寬巾溼紙置於額。大叩其額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曰。僕但聞自古水出高原。

乾蟹

關中無蟹。予在陝時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爲怪物。每人家有病瘡者。則借去挂戶上。往往遂瘥。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放屁

章文莊參政與兄宗卿。雖世家而清貧。少依沈丞相家。沈之子忽之。後兄弟聯登第。駸駸通顯。宗卿遂買沈屋居之。偶與同舍聚話。吳棣調之曰。烏覆翼之翼之。宗卿字也。章若不聞。良久忽曰。頃與衆人會語。恰忽聞惡臭。罔知所自。時舍弟達之在側。久乃覺其自達之也。退而誚之曰。吾弟衆皆在說話。吾弟却在此放屁。衆爲一笑。

道士爲僧

近者鑑湖天長寺。有道士爲僧。獻於總攝所云。照得賀知章者。本是小人。倚託史越王聲勢。將寺改爲道觀。乞復元寺。施行楊髡從其請。真可笑也。

想當然耳

東坡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問何書。答曰。想當然耳。此語曹孟德問孔北海。武王伐紂以旦已賜周公出何典。答曰。以今準古。想當然耳。一時猝應。亦有据依。芥隱筆記。

羹飯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正可稱家有貲。不必過爲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品飯。坡至。乃設飯一盂。蘿蔔一樣。白湯一盞。蓋以三白爲品也。後數日。坡召穆父食羹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苦。比至日晏。

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坡笑曰：「湯也毛，飯也毛，蘿蔔也毛，韭菜而何？」穆父捧腹曰：「固知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食，抵暮別去。

蘇字

姑蘇李章，敏於譴笑。赴鄉人小席，主人富而鄙，既進饌，章視主人之前，一煎鮭特大，章卽曰：「章與主人俱蘇人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不知魚合在左邊者，是在右邊者？」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章卽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曰：「領主人指揮，今日右邊之魚，亦合移過左邊如何？」一坐輟飯而笑。

躁進

無盡居士少有俊譽，氣凌輩行，然頗以躁進獲譏。元豐中，嘗上裕陵百韻詩，有句云：「回看同列驟，不覺寸心忙。」上讀之大笑。

熱中

王文康公苦淋，百療不瘳，洎爲樞密副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惟用一味樞密副使，仍須常服，始得不發。」梅金華詢久爲侍從，急於進用，晚年多病，石參政中立戲之曰：「公欲安乎？」惟服清涼散卽瘳也。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耳。

家信

族嬖陳氏，頃寓嚴州，諸子宦游未歸，偶族姪大琮過之，嬖令代作書寄其子，因口占云：「孩兒要劣嬖子又，聞閱音吸霍霍地，且買一柄小翦子來，要翦脚上骨。」出上聲。兒，脫音，腫，胝音，支，兒也。大琮遲疑不能下筆。

嬾笑云。元來這厮兒也不識字。聞者哂之。因說當時有京師營婦。其夫出戍。嘗以數十錢託一教學秀才。寫書寄夫云。窟懶兒娘傳語窟懶兒爺。窟懶兒自爺去後。直是忙憎。每日恨入聲。特特地笑。勃騰騰地跳。天色汪去聲。不要吃溫吞入聲。託底物事。秀才沉思久之。却其錢云。你且別處倩人寫去。與此正相似。

張蘇相諠

張文潛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已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燂了王羲之也。然公詩有獨看紅葉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公曰。劉白墮。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難傾否。子瞻曰。魏武短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釀酒人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笑曰。公且先去與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間廝魔。蓋文潛有僕曹某在家作過。失去酒器。送府推治。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合坐大笑。

冷債

艾子使於魏。見安釐王。王問曰。齊大國也。比年息兵。何以爲樂。艾子曰。敝邑之君好樂。而羣臣亦多伎。王曰。何人有伎。曰。髡之。籠養。孫臏之。鬪毬。東郭先生之吹竽。皆足以奉王歡也。王曰。好樂不無橫賜。奈國用何。艾子曰。近日却告孟嘗君。借得馮驩來。索得幾文冷債。是以饒足也。艾子雜說下同。

媼論年

艾子行邯鄲道上。見二媼相與讓路。一曰。媼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折難。